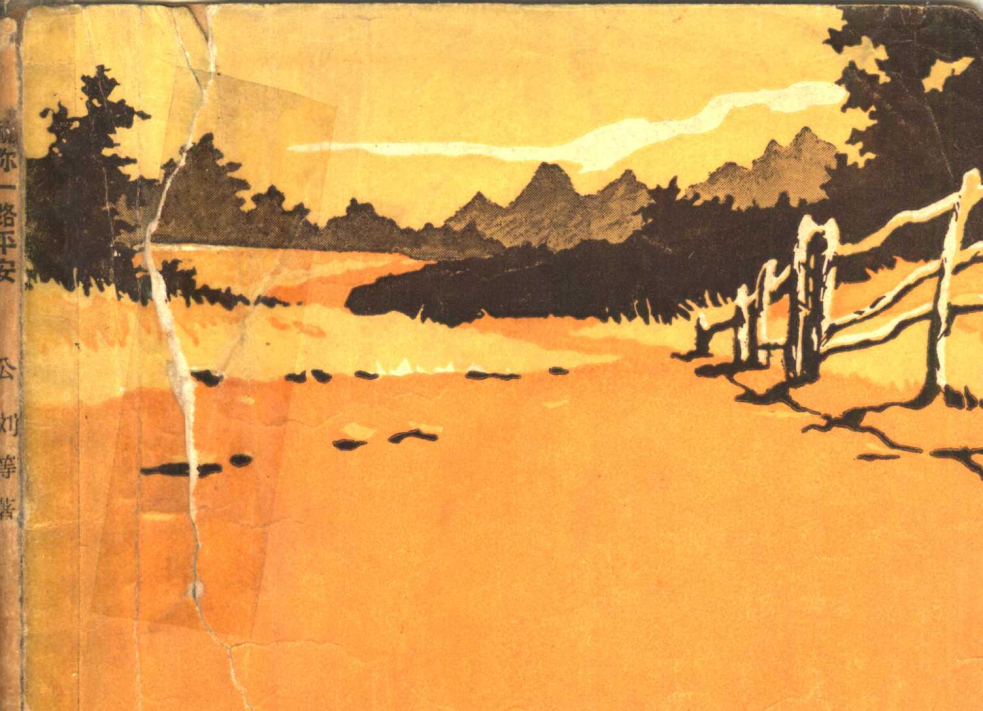


你一路平安
公刘等著



祝你一路平安

公刘等著

長江文艺出版社

祝 你 一 路 平 安

昆明軍區政治部文化部
部隊文藝讀物編輯室編
公 劉 等 著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1956年·武漢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守衛在祖國西南边疆战士斗争生活的短篇集。它分别从各个生活侧面反映了边防战士们对祖國的热爱，在战斗中的英勇、机智和良好的军民关系。

祝你一路平安

昆明軍區政治部文化部
部隊文艺讀物編輯室編
公 刘 等 著

長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湖北省地方國營新生公司印

787×1092 1/32 開 • 4 13/16 印張 • 99,00

1956年12月第 1 版

1956年12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2,000

統一書號：10107·34

定 价：(b)0.40元

目 錄

远方归來的侏亍人.....	周良沛 1
号角喚醒了古寨.....	吳源植 28
初到边防的士兵.....	彭荆風 48
人像.....	高中午 72
祝你一路平安.....	公 刘 88
蘭卡湖的女教师.....	洪 策 126

远方归来的佻瓦人

周良沛

在痛苦的日子里，木鼓不断敲着，
我们想解脱痛苦啊，去祭鬼求神；

在欢乐的日子里木鼓不断敲着，
仿佛就是它扬起了姑娘的衣裙；

木鼓，佻瓦人的木鼓啊，
你是我们命运的声音……

——引自一个佻瓦人唱的歌

这些事，几乎被人遗忘了。

那是五年前的一个夜晚，木鼓固执地、急促地、不停地响着，低沉而郁闷的声音，人们把它当作号角一样。火把从竹楼里把佻瓦人一个个引出来，他们跑着，吼叫着，满山都是“乌——乌——”叫人的声音，几乎将木鼓低沉的声音湮没了。可是人们还踏着鼓点，赤着脚跑。四处响着杂乱的脚步声；火把光在遍野闪动，把夜空都映红了，它像一个个火球，滚向大树下的木鼓边。

佻瓦部落沸腾了。

当岩坎从竹楼上踏下他家独木梯的时候，他手上的火

把举得更高了。他見喧鬧的人群，漸漸沉寂下來，連那平日點綴着佻瓦部落的嬰兒歡樂的啼叫聲，也在這一刻失去了，只聽見木鼓“咚、咚、咚、咚”地噦，浩瀚的人海，像一支隊伍一樣在走着，單調而節奏強烈的木鼓聲，彷彿是每個人劇烈而又沉重的心跳的聲音……

木鼓在不停地敲，人群不斷地涌向木鼓旁。平日冷寂的佻瓦山，如今從每家房舍里走出這麼多戰士，彷彿這裡的每一棵草，如今都在武裝自己……

岩坎走回竹樓了。母親用嚴峻的眼光盯着他，兒子是個懦夫嗎？那是佻瓦人難以忍受的恥辱。她走向他，沉重的步子踩得竹板“吱吱”响。可是他只將父親遺留下的長刀用力抽出刀鞘，彷彿父親前几天在這次戰爭中死去的憂傷全消逝了。他扔下了火把，用父親的刀代替了它。舉起雙刀便往外跑了。當母親叫了他一聲，他回頭一瞥，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前面，彷彿這就是他無盡的話語。母親靠着竹門站了一會，也不知道是看着兒子前進還是想起了什麼，隨後，他隨着兒子匯入了人群。

岩坎站在木鼓邊，屏住氣听會長講話。可是，他什麼也沒听進去，這些話，對他已經不很重要了，重要的，是一聲前進的命令。

當會長將雪亮的長刀舉起來的時候，許多火藥槍對着天上放。槍聲，震動着夜的山谷，山谷發出像放排炮一樣的回音，像在向敵人示威似的。

隊伍出發了。呼吼聲，吶喊聲和火光交織成一片。兵器击碰得鏗鏘响，無數長刀在會長後面舉了起來。洒滿夜露的泥土，也在人們奔跑的腳跟後，卷起一縷縷塵埃。

“荷——荷——”

“荷——荷——”

.....

人們前進了，走遠了。可是他們吶喊的余音，還在隊伍後面激蕩。這是一場決死的戰鬥，國民黨像這樣對佯瓦人民的進攻，人們已經無法記清，他們想消滅這個民族，這個民族卻以不容情的戰鬥迎接了他們的進攻。佯瓦人依然傲然地昂立着，可是，在聯想到勝利的時候，人們也同樣想到許多血的悲劇和女人的眼淚……

佯瓦人在倔強地站立着，也在苦苦地熬撐着。

在這樣的夜晚，留在後面的老人，都在噉噉的議論着，探問戰鬥的訊息。有的女人把準備留下渡春荒的一點糧食也放進鐵鍋里，準備迎接戰鬥歸來的人。要是在平時，槍聲這時已經漸漸遠了，是我們把敵人追遠了，或是敵人自己退卻了。可是現在，戰鬥的聲音一直在耳邊震動，從那激烈的槍炮聲中，人們會聯想到這場戰鬥的殘酷。女人們抱着孩子，默默無聲地擠在一起，他們用涼水泡好的醴酒，早已從插在酒罈里的竹孔里，一滴一滴地滴滿了酒筒；可是征戰的人還沒有回來；他們在火塘里已添了好多柴了，可是火塘里的火已然不旺了，深夜的涼氣還不斷地襲來，他們多需要男人給自己帶來真正的溫暖，可是征戰的人還沒歸來。……

岩坎母親一直坐在晒台上等兒子，現在已經是深夜，露水浸得她的腳板發麻，寨子上的狗聽見炮聲都不再狂吠，仿佛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。戰爭，對佯瓦女人確實是司空見慣，可是在今天這樣的戰鬥中，女人的心是無法平靜的。她揉了揉干澀的眼睛，思想像一片空白，又像

团乱麻，叫她什么也記不起來。不幸，曾緊緊追趕着这个女人，在今夜，誰又知道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呢？她只能用希望安慰自己，又不能不設想到一些可怕的事情發生。她無法再在自己家里呆下去，煩燥地走到姑娘莫娜家，用疑慮、憂傷的眼光看着她：

“你家里的人也沒回來……”

莫娜沒回答她；誰都知道，戰爭還在激烈地進行。人們這麼問，只是想擺脫和掩飾內心的不安罷了。

“我們的人，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啊……”

“哎——”莫娜搖搖頭，嘆口氣，該怎麼回答別人呢。是啊，我們的人還沒歸來……

莫娜也像每個作瓦姑娘一樣，她倚在門邊凝望，這時，人們心中都有着一根無形的綫，緊緊地系在戰場上，跟着戰火在躍動。有幾個膽小的姑娘曾經不敢答應小伙子求愛的要求，如今她們也為着那些小伙子的生命而不安了。她們有的甚至不敢看那戰火，把面旋了過來，背緊緊地貼在竹牆上，緊張而又沉默地在沒有燈光的地方站着，彷彿在靜聽着自己心跳的聲音似的。有一個姑娘實在禁不住這可怕的沉默，焦慮而又細聲地問着身邊的女伴：“他也不知道怎麼樣了。”說着說着，她放聲地哭了。好像只有在這樣的時候，她才有膽量承認她對那個小伙子的關心和愛情，不然，當他從戰場回來怕就晚了。這戰火紛飛的時刻又是怎麼樣的時刻啊，它除了考驗勇敢者，作瓦人的愛情也同樣要跨過這考驗的門徑……

而莫娜在這幾個姑娘當中始終是不動，也不作聲，就是在這沉默的人群中，人們也感到她太沉默了，因為每個

人不作声，心却跳得厉害，而她，人們不知道从那里感觉到，好像她的心都是冰冷的。姑娘們也不知道她有什么心事，推着她問了好几次，她都只是咬住咀唇，摇摇头。

是的，莫娜还不能像別的姑娘一样驕傲，她虽然也有許多人追求自己，而她心爱的人，却是一个对自己無动于衷的人。作瓦姑娘常常是这样的：她有时会大胆得驚人，在很短的时间內，就决定了自己爱情的命运，爱你爱得那么疯狂，竟然会馬上向你提出当时就結婚同居的要求來，有时，心里像一个塞满了的酒瓶，要她倒出半句話來也很难。莫娜，也正是这样，她近來碰見岩坎已經不是一次了，每次都是很腼腆的样子，輕輕地嘆一声：

“岩坎大哥——”

“哦！”岩坎仿佛什么也不知道一样，他还像几年前把她看作鄰家的小娃娃，却沒見她已經悄悄地長大，需要嫁人了……

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她回來就哭了。心里的爱火燃得她像瘋了一样，可是又因为岩坎的态度伤了她少女的自尊，又自卑地沉默着，当她再見到他，几乎有些恨他，想責問他：“为什么不理自己，难道你有什么了不起！”可是她也明白，作瓦男子在这时候都是在追求榮譽，对姑娘常常是淡漠的，他們認為幸福的爱情总是跟随着榮譽后面來的。难道岩坎又不是这样嗎？

这些东西，莫娜是知道又难于理解的，为什么男子正在她們心里像火一样的时候却不能給自己爱情啊。不过，莫娜是很会掩飾自己这种情感，至于外表的爱伤，人們也以为是她家里病了人的緣故。可是，当岩坎母親來到身边

的时候，她感到这老人一眼看穿了自己心底的全部秘密似的，又难过，又抑制自己，终于怎么也忍不住了，像去求助似的扑在老人面前，放声地哭了。仿佛自己已经过了门，是岩坎的妻子，是老人的媳妇似的……

是啊，刚才自己心里为什么那么沉啊，是自己也在惦念着岩坎啊！他们怎么还没归来，就是为了这些人，也该早些回来啊！

突然，枪声停了。接着，从远处爆发了一阵欢呼声，木鼓又在频频地敲击，那低沉的声音，在人们耳朵里已像一阵嗤笑。

“呵——呵——”

“呵——呵——”

“呵——呵——”

“……”独木梯和竹门都吱吱地乱响了，启开的门，迎接了这一片火光。人们都跑了出来，抱出醴酒，让胜利者举起酒筒，是啊，这该是侏僇人民畅饮的时候。火把还在燃着，酒像火一样，正浇在他们要尽兴的心上，女人的嘻嚷，正在沸腾着自己的村庄。

忽然，岩坎的母亲“哟——”地一声嘶叫起来；她的儿子呢？她的儿子在战斗中失落了吗？

她没有眼泪，也没再喊叫，可是头低垂着，眼睛木然地望着地下。她这一声嘶叫，挑起人们这么多无法理解的情绪，许多举起酒筒的手也无力地垂了下来。

一阵难忍的沉默，被一声口哨打破了。许多火把都朝着传来口哨的方向举起来。啊，是岩坎来了！

许多双眼，惊喜地看着岩坎，他今天，才真像一个懦

悍的佻瓦人，他虽然瘦小，但他的精力是很充沛的；他刚打过仗，却吹着口哨，像带着几分醉意归来；他攤开一双手，潇洒地走着，兩把刀用一根繩子分別吊在他兩腰，随着他寬大的步子在晃动。人們望着他，自然而然地为他讓出了一条道。当他走在人群中和酋長面前，便从刀鞘里用力抽出長刀，刀刃上，又滴下一滴敌人留在上面的血……

“噫——”

“啧啧——”

四周都發出贊嘆的声息。人們也都涌向他。酋長蒼老、寬大有力的手，把自己的酒筒，用力頓在岩坎的手掌上：

“小伙子，喝吧！”

“好！喝！”他昂起头，酒便咕咕地吞下去了。随着，無數酒筒伸向他。他飲下老人敬的，而年輕的伙伴給他的，他照例倒一点在地上，用口在筒口啜一点，便交給在他身边討酒喝的小孩子。

这是个什么样的晚上啊，真像酒一洋令人醉。

当他走回家的时候，佻瓦部落又恢复了它在夜間固有的冷寂。不知不觉，衣裳也被夜露浸湿。几个女孩子，失望地跟在他身后走着，他不是不願理睬他們，而是自己再也没有精力应付他們。今夜，他已成为一个成年人，这决不是他今天增長了几歲，而是他在人們眼里，已是一个經過战争的人，于是，人們都尊敬他，就是連老人也不例外。今后，刀、酒、榮譽，都屬於这成年的佻瓦人了。

他走在家里的竹楼上，母親还在房里等着他，她头靠在膝上打盹，几根干柴在火塘里燒得“畢剝畢剝”地响。当他推开門的时候，她突然驚醒了。当她看見進來的是自己

兒子，又溫和地笑了。本來，她想責備兒子几句，可是在这样的時候，又有几个孩子不被姑娘纏住而回來的啊！自己在年輕的時候，不是那么狂熱地追着他父親么？她睜縫着眼睛看着他，仿佛自己也不認識兒子了！

他沒有和母親說什麼，打个呵欠，伸个懶腰便睡了。可是，他怎么睡得着啊，自己現在还不是个英雄，要自己殺了更多敵人，酋長在全部落人面前為自己扎起一塊鮮紅的包头布，那布像团火一樣在人們面前閃動才行啊！

他心里被榮譽和幸福所充塞，又為沒追求到更大的榮譽而苦惱。破旧的屋頂漏進來一絲絲星光，从遠遠的地方，也不知道那位不眠的歌者，唱起了佉瓦人那支古老的歌：

佉瓦山啊，佉瓦山啊，
養着我們世世代代的佉瓦山啊！

年年月月，我都為天公割牛^①，
他又為什麼不可憐我！

太陽照在這裡也不暖啊，
祖祖輩輩在挨凍挨餓！

人家都說世上也有好地方，
可是佉瓦人怎么找不着！

歌声悲慘、淒涼。岩坎听着嘆了口氣，眼睛也閉上了。忽然，他爬了起來，要去找這個歌手，可是，當他剛走下梯子的时候，一個人在他身邊細聲細氣地叫着：

① 佉瓦人在祭奠時都割牛。

“你——”

他一看，是姑娘莫娜，她一直站在門口等他。身子冻得直抖，臉上那份憂傷的神色，此刻顯得楚楚動人。他平日並沒有注意這個姑娘，也不是在這一時刻就馬上決定了他與她的命運。但是，也不知道為了互相憐憫自己的命運還是為她的真誠所感動，他沒答話，便緊緊地摟着她，一隻手用力揉着莫娜的頭髮。望着這經過勝利的歡樂後的部落，在月光下像死去一樣睡着，剛才那一杯酒騙了多少作瓦人啊，讓他們在睡夢中忘記自己許多悲慘的故事，像剛才那支歌里所唱的，幸福和作瓦這兩個詞在今日是聯繫不起來的。在黎明來到的時候，人們又要想到飢餓和應付明日敵人的進攻……

岩坎想到這些事，心里便煩燥起來。他在莫娜頭上揉着，仿佛不是在揉着一個女人的頭髮，而是借以出出心中的怨氣一樣。忽然，他像突然想開了什麼事情，拉起莫娜便向竹林跑去。

他們跑着，迎着一切跑着，迎面沖進眼帘的東西，又很快倒在他們後邊。說岩坎拉着莫娜走還不如說架着莫娜走，莫娜因為自己跟不上和踏空了步子而“吃吃”地嘻笑起來。竹林，那是多么誘人的地方啊！也許，就在今夜，她就像他的妻子一樣在一起生活，作瓦人的一生都是不幸的，只有自由的愛情給他們年輕的時候帶來一些溫暖，雖然，這對他們的一生並算不了什麼，可是，她多會珍惜它啊！她跟着他跑，但是他並沒有在竹林里躺下，而是穿過竹林再向前走。

平日，要是另一個姑娘和另一個小伙子，姑娘要挑逗

得小伙子不得不在这里停下，要和她玩得精疲力尽，在黎明的时候，她再把他背回去。可是莫娜不敢对岩坎这样，她仿佛对他混合着一种尊敬与畏惧的感情。这个男子，也对她充满了魅力，使自己不得不顺从他。

她随着他跑。夜风是很凉的。云雾从四处升起来，四处白蒙蒙的，仿佛是伸向远处的平原和旷野。前面的路看不见了，眼前这片景象和他的幻觉交织在一起，仿佛他们不是在山上行进，而是一种爱情的力量，带着自己在升腾，走向侏亻人不知道的，幸福的地方，在云雾上飘浮……

忽然，她身边闪过一个人影，她下意识地震了一下，紧紧偎在岩坎胸前。岩坎抱着她呆了半晌，刚经过战斗后的警觉让他出声的叫了起来。

“誰！”

没人回答他。

“誰！”接着，他追了上去。枪声也接着响了。

“啊——”莫娜惊了，她一面往寨子里跑，一边大声地叫着：

“蠢贼又上山了！……”

“打——蠢——贼”

“……”

她的声音，在夜空中颤抖。接着，木鼓又急促地敲起来。……

那次战斗结束后，人们再也沒看到岩坎。他母亲也活得更孤单。她常一个人唱着：

苦哟，侏亻人苦哟，

最苦的侏亻人，又是我……

以后，人們几乎遺忘了这些事，只有看見他母親嚴峻、蒼老的面孔，才联想到那次失去她兒子的战斗。

可是在五年以后——一九五二年的寒冬，这里發生了一次最激烈的战斗。当蠡賊再往山上竄的时候，他們不是打作瓦人，而是向作瓦人求饒，讓他們过河到外國去。对作瓦人來說，这是樁多么奇异的事情。可是，誰还能饒过他們哩？不久，他們明白了，在蠡賊后面正傳來轟轟的炮声……哦，是誰和作瓦人一道在打蠡賊哩！

岩坎母親聽見这战斗声，心里被复仇的願望所占据，她希望这次战斗，能补偿他失去兒子的痛苦。

她站在晒台上，呆呆地望着战斗的远方，一直到黎明，天边的紅光也分不清是战斗最后的火光还是山中最早的曙光……待她轉身回屋里去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出现了三个穿軍衣的人，仿佛是突然从地上冒出來的。她愣了。

“媽媽！”当中一个人这么叫着。

“啊！”她仿佛被什么燙着了一样，往后倒退了一步。这人跑上來摘下他的帽子再叫了一声媽媽。她仔細地看看自己兒子。眼泪，从这个作瓦女人干澀的眼里噙噙地流了……

她几次問他，这几年是怎样生活過來的，他都沒有很快地回答，这些事，該怎么說哩！

在五年前的那次战斗中，他在追一个蠡賊的时候，追到敌人那边去了。在敌人强大的力量面前，在負伤的时候，他被俘了。当他醒來的时候，手上已經铐上了鐐铐，关在一个潮湿、陰暗的牢房里。只有靠屋頂的地方有一个像老鼠洞样大的口子透進來一絲昏暗的光，鋪草上凝結着好多

血，腥臭腥臭的。

他几次想站起来，又跌倒了。

他拚命想掙脱手上的鐐铐，手已經沒力气了。

痛苦、孤独在襲击他，像一根無情的鞭子在渾身抽打。作瓦人願窮、願餓，也不能失去自由啊！內心的痛苦在折磨他，但是又沒法排泄出來。他用头撞着牢房里的厚牆，后來，又大声地吼叫。

獄卒用什么东西敲得鉄門直响，禁止他吭气，可是他那里管这些。只是抱着头哭。他有些可憐和惱恨自己；为什么会被他們抓住哩！

晚上，鉄門“砰”地一声开了，他突然站了起來，等待一切將要發生的事。从門外又推進來一个人。那人在門口愧了兩下，便扑倒在地上。他急促地走到那个人身边，沒和他說什么，也沒有看清那个人的面目。但是，当他們的鐐铐碰击得鏗鏘响的时候，他們仿佛不需要說任何話，便互相了解了。

第二天，他看清这个人了。很寬的肩岬，如今已經沒有一点肉。世界上，还有多少人和作瓦人一样在受罪啊，他好奇地問着这个人作什么的？

“……”

“那——”

“……”

这个人什么話也沒說。晚上，他見岩坎被提去審問，回來已打得吭不了气。才爬在这个难友身边，說自己是游击隊。

“游击隊？”他重复地念着这三个字。这三个字对他是

生疏而奇妙的。他并不懂得它，但是他相信这个被盗贼关进来的人，一定是和自己一样善良的。这样，他俩分外好起来，像一对久别的朋友似的。也知道他叫刘忠义，来这里侦察的时候，被一个叛徒出卖。

“我们很快就可以自由的！”刘忠义自信地说。

“能出去？”他怀疑地反问刘忠义。这镣铐，昨天已经挣了半天了，难道还有谁，比作瓦人的力气还大么？

这一晚，刘忠义在半夜就把他叫醒了。当他吓得喊叫起来的时候，刘忠义便捂住他的咀，叫他和自己一同掘一个洞逃出去。

“逃？”他想到以后的自由，真高兴极了。他一面掘着洞，一面静听着外面巡夜人的动静。外面不时响着狱卒沉重的脚步声，守得这么严，像今夜会有什么特别的事一样。每当那脚步声临近铁门的时候，刘忠义便故意发出很响的鼾声，屁股堵住刚掘开的洞口，准备随时倒下去装睡。他看到这，真钦佩这个人。

半夜，枪声突然响了。刘忠义兴奋地拉着岩坎说：“我们的人来了！”他眼里闪烁着不可捉摸的光彩，像看到什么希望一样。可是，铁门接着“砰”地一声推开，狱卒吆喝了一声，就把他们提了出去。

黎明前是寒冷的，他们知道，这是临刑前的一刻。远处的炮火声，在牵引着他们的心；假若我们的炮火在这一刻能像风一样扫过来就好了。刘忠义低声地对岩坎说：

“别怕——走！”

岩坎深深地吸了口湿润的空气，活着是多么好啊。即使不能活到更远的未来，就是看到复仇的时刻来临也行。